

# 爱与幽默

早晨在公园散步，走在我前面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。一开始，两人的步伐比较一致，一边走一边讨论着什么话题，聊得很热闹。

忽然，妻子停下脚步，大喊一声：“得了，你走，我不走了！”丈夫回头看看跟在后面散步的人，红着脸说：“小声点儿，别人都笑话咱们啦！”妻子听了，反而火气更大：“全世界的人都听到才好呢！让大家来评评理，看看到底是谁的错！”“让老婆大人生气，当然是我的错！行了吧？”丈夫笑着拉起妻子，朝旁边的小路走去。这时，我听到妻子“噗嗤”一声乐了：“为啥每次吵架你都让着我？”丈夫说：“因为我身高一米八，你只有一米六，我不低头谁低头……”

我正忍着不敢笑出声时，走在我身后的大姐却拍手大笑，指着这对小夫妻说：“你们



两口子可太逗了！”这时，轮到妻子脸红了，她拉着丈夫绕到假山那边去了。大姐跟我一样每天出来散步，我们也常碰面，她快走两步追上了我，说：“他们这么打打闹闹的真有意思，说起来，我和老公结婚三十多年了，他也是我们家的搞怪专家呢。”

大姐说，有一天，她在单位跟同事闹了点儿不愉快，回到

家心情沮丧，进屋连拖鞋也没换，直接走进客厅躺在沙发上。当时，丈夫正巧刚拖完地，他看到干净的地板上出现了一串黑脚印，转过头问她：“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？貌似有点儿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呀！”本来挺平常的一句玩笑话，却瞬间引爆了她的情绪，她一脚把沙发前的小矮凳踹到一边，站起来冲着他大吼：“别惹我！”丈夫这才发现她脸色不太对，陪着小心问：“这是谁惹你不高兴了，为了啥，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”“至于！你都不知道我一天天有多么崩溃，你别把我逼急了，不然我什么都能做出来，不信你试试……”

没想到，丈夫听完，慢条斯理地问：“真的假的？那你做个鱼香肉丝呗？”“啊，你……”大姐讲到这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说后来她真的做了鱼香

肉丝，丈夫则拌了一道凉菜，两人就着这两道菜喝了两杯小酒，然后就啥事也没有了。大姐说，她也问过丈夫，为什么每次他们吵架，他都能保持情绪的稳定？丈夫的回答跟刚才那位小伙子如出一辙：“因为我比你大两岁呀，我不让着你谁还能让着你……”

我笑着说：“大哥果然是个幽默的人！”大姐忽然快走几步，说：“我得先走了，他出差一周了，中午要回来，我得去买点儿东西，做几道他喜欢的菜……”挥手告别，看着大姐轻快的背影远去，我也慢慢往回走，回味着这天早晨的偶遇，我不由心生感慨：幸福的婚姻大概就是像他们这样，没有什么大道理，一个肯低头，一个会笑场，日子就在这弯腰拾趣的瞬间，过得有滋有味。

张军霞/文

# 一茬一茬的鼓励

家里养了一些花花草草，我时常侍弄它们。就拿窗台上的一盆山乌龟来说，每两个多月，我就会拿起剪刀，咔咔几下，给山乌龟“理个发”。我没给它支花架，它便没有攀爬的机会，只能下垂。我又不愿意它下垂太长，索性进入“全部剪掉—重新生长—全部剪掉—重新生长”的循环里。

不是我残忍，也不是我不

喜欢枝枝丫丫铺排成一面小绿墙，而是我更喜欢看生命的枝丫从无到有的生长过程。

每次剪掉山乌龟的枝丫，就像给自己心里埋下了一颗奋发的种子。看着新的嫩芽一点一点地冒出，枝丫一寸一寸地延伸，小叶芽一片一片地舒展，我的心帆也鼓了起来，疑虑、懈怠、沮丧的思绪就会抖落一地，又成了昂扬向上的斗士，所向

披靡。一棵山乌龟，成了我一茬一茬收割鼓励的神器，成了我无言又美好的陪伴。

这哪里是养山乌龟，分明是在滋养自己的心。又哪里只是山乌龟滋养着、陪伴着我，阳台的花花草草都以自己的形式启迪着、陪伴着我，滋养着我的心，让它温润又饱满。

人生的修养，在于向内探寻。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与



自然互动，从生命周而复始的成长过程中，汲取“清零”的勇气和“重生”的力量，最终达到滋养心灵、保持生命韧性与饱满的目的。

静水/文

# 感恩与尊重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，我和老伴已携手走过了 30 多个春秋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和老伴彼此越来越依赖对方。我最依赖她的是穿的和用的。每次换衣服，她若不在家，我就找不到，必须要打电话问一问才行。平时用个工具什么的，肯定要问她，否则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而她依赖我的，是家里的大小事儿都得由我拿主意，就连每天买什么菜，也要打电话问一问。我不止一次地说：“这点儿小事儿不用问，你看着买呗！”而她的回答永远是：“不是怕不合你的口味嘛！”

三年前，老伴患上了手疾，严重时，好几个手指关节都红肿变形，疼得彻夜睡不着。为了治病，晕车的老伴每个月都要坐 3 个小时的公交车，到市里的医院去诊治，每一次少则花数百元，多则上千元，花钱跟流水似的。

病要治，钱也要挣，否则，哪来的钱治病。当我决定外出打工时，老伴非要陪着我，还说是“夫唱妇随”。拗不过她，我们只好到医院拿了两个月的药备上，从老家辗转上千公里，到外地打工。

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因为手疾，老伴的手不能沾凉水。在家里有自动洗衣机，有热水器，除了做饭，别的



家务活我都没干过。到了打工的镇子后，我揽下了洗衣服、刷碗筷等家务。每次看我忙里忙外，老伴不是说“辛苦你了”，就是说“看你洗衣裳，我心里可不得劲儿，老头儿，对不起”。

那天晚上我洗衣服时，她站在卫生间门口又说起了客气话，我突然很不耐烦，下午与一名同事的对话也瞬间在脑中闪现。那是快下班时，我正在打扫卫生，老伴拿着水杯过来让我喝水。我一边说着“谢谢”，一边接过水杯。把水杯还给老伴时，我看见她的肩上有一团布毛毛，就抬手拍了下去，老伴也随口说了声“谢谢”。老伴走后，旁边的同事一脸诧异：“你们两口子平常都这么客气？我和我老婆从没这样过。你们可真是相敬如宾呀！”那腔调，不是赞美，而是揶揄。

想起同事说话的腔调，我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火，没好气地对老伴说：“老婆子，咱俩是夫妻，不需要相敬如宾。你关心我，我关心你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说那些客气话有什么意思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老伴却泪流满面。难道我说错了？

我确实说错了。“相敬如宾”本来就是形容夫妻和睦的成语，看似简单的“谢谢”“对不起”，不仅仅是礼貌，更体现了夫妻间的尊重。这种平凡生活中的相互体恤，是家庭幸福、婚姻美满的基石。而我，就因为同事的揶揄，竟然对老伴满含体贴与心意的举动产生了反感，难怪她会如此伤心。

徐善景/文

